

证应用柴胡治疗肺病时,需特别重视剂量对疗效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张虹,高萧枫. 柴胡对肝郁证大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响[J].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2006,13(3):180-182.
- [2] 张峰,曹仲伟,张学杰,等. 柴胡得大鼠慢性应激抑郁模型脑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含量的影响[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9(3):224-226.
- [3] 王桐生,谢鸣,张艳霞,等. 肝郁模型大鼠行为学与脑单胺递质的变化及柴胡的干预作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08,23(10):934-937.
- [4] 孙万军. 实用内科临床研究[M].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51.
- [5] 郝春兰. 柴胡注射液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剂量与疗效分析[J]. 包头医学,2010,34(3):145.

**第一作者:**邓秀娟,女,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相关疾病

(收稿日期:2019-10-28)

## 赵瑞成针药结合治疗功能性腹胀验案2则

吴世英<sup>1</sup>,赵瑞成<sup>2</sup>

- (1.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长沙,410208;
2.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湖南长沙,410006)

**[关键词]** 功能性腹胀;针药结合疗法;验案;赵瑞成

**[中图分类号]** R246.1,R259.7   **[文献标识码]** B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0.05.037

功能性腹胀(functional bloating,FB)是临床消化内科较为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疾病,是以腹胀为主要症状而无胃肠道器质性或其他功能性胃肠病变的肠紊乱,常伴纳差、嗳气、排气增多、腹部胀满或憋胀感、自主性肠鸣等症状。本病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尤以女性发病较多。长期的慢性腹胀,易引起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医学将本病归属于“痞满”“胀满”“聚证”等范畴<sup>[1]</sup>,多与感受外邪、内伤饮食、痰湿内阻、情志不畅、脾胃虚弱等病因有关,其主要病机为气机升降失常、中焦枢机不利<sup>[2]</sup>。《血证论》云:“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若肝木疏泄失职,日久横乘脾土,脾土运化失职而致病,即所谓“木旺乘土”“肝病及脾”;同样,

若脾气虚弱、运化失职亦可致肝木疏泄失职而致病,即所谓“土虚木乘”“脾病及肝”,可见肝脾失调与功能性腹胀密切相关。

赵瑞成教授系全国第四批名老中医张崇泉主任医师学术经验继承人,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工作三十余年,主攻心脑血管等内科疾病,擅长针药结合治疗内科杂病。笔者(第一作者)有幸侍诊左右,现将赵师治疗功能性腹胀验案2则介绍如下。

### 1 肝气犯脾案

唐某,男,27岁,2019年2月20日就诊。主诉:反复腹胀3年余。患者诉3年前因工作压力大、情志不畅后出现腹胀,服药(具体药物不详)无明显改善,每因情志不遂时症状加重。现在症:脘腹胀满不舒,食后加重,心烦易怒,嗳气时发作,伴口干口苦、咽干,纳食一般,夜寐欠佳,小便可,大便溏薄。舌质红、苔薄白,脉弦滑。中医诊断:痞满,肝气犯脾证。治以疏肝健脾、理气消胀为法,方用四逆二陈汤加减。处方:柴胡10g,枳壳10g,白芍10g,陈皮10g,法半夏9g,茯苓20g,槟榔10g,莱菔子7g,酸枣仁20g,甘草5g。7剂,水煎服,每天1剂,分2次服用。配合针刺治疗以疏肝健脾,取穴:中脘、天枢、大横、气海、上巨虚、足三里、太冲、期门、章门、太白。1周后,患者诉脘腹胀满、口苦、咽干等症较前明显好转,稍嗳气,纳眠稍差。予上方加吴茱萸6g,厚朴6g,神曲5g,制远志20g。7剂,煎服法同上。配合针刺治疗(原穴位加安眠、内关、百会),治疗7d后,患者未诉腹胀,纳寐均可。

**按语:**本例患者腹胀,病机重在肝气郁结,故治疗以疏肝解郁为主,兼以健脾和中为法,方予四逆二陈汤加减。方中柴胡、枳壳疏肝解郁、理气消滞;白芍柔肝养血;陈皮、法半夏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茯苓健脾渗湿;槟榔、莱菔子理气消滞、降气除胀;患者寐差,加用酸枣仁滋养肝血、安神助眠;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合用,既可疏通肝气,又可健脾和胃。针刺取穴:太冲为肝经原穴,期门为肝经募穴,章门为八会穴之脏会,共奏疏肝解郁之功;太白为脾经输穴,足三里为胃经合穴,二穴合用以健脾和胃;中脘、天枢、大横、气海、上巨虚为治疗腑病主穴,可理气消胀。二诊时患者腹胀好转,稍有嗳气,纳寐欠佳,系因肝气不舒、脾气不运所致,加用吴茱萸、厚朴以清肝理气,神曲以消食和胃,制远志以养心安神。穴位加用安眠、百会、内关以静心安神。

### 2 脾虚肝郁案

李某,女,50岁,2019年3月19日就诊。主诉:反复腹

胀1年余。1年前患者因生活琐事、烦劳过度而出现腹胀。现在症：脘腹胀满不舒，食后加重，偶伴腹痛，喜温喜按，乏力，情志不畅，纳少，夜寐欠佳，小便正常，大便溏薄。舌质红、边有齿痕，苔薄白，脉弦滑。中医诊断：痞满，脾虚肝郁证。治以健脾和胃、疏肝理气为法，方用柴芍六君汤加减，处方：柴胡10g，白芍15g，黄芪20g，人参10g，白术10g，茯苓20g，甘草6g，陈皮8g，法半夏9g，神曲6g，酸枣仁20g。7剂，水煎服，每天1剂，分2次服用。配合针刺治疗以健脾疏肝，取穴：中脘、天枢、大横、气海、上巨虚、足三里、三阴交、太白、阴陵泉、太冲。1周后，患者诉脘腹胀满好转，诸症渐缓。继用上方，7d后诸症渐愈。

**按语：**本案患者腹胀，以脾虚为主，土虚木乘，故治疗以健脾为主、兼以理气，方用柴芍六君汤加减。方中黄芪、人参、白术益气健脾；陈皮、半夏、茯苓燥湿理气；柴胡、白芍疏肝养血、理气解郁；酸枣仁滋养肝血、安神助眠；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合用，既可健脾和胃，又可疏肝解郁。针刺取穴中太白为脾经输穴、足三里为胃经合穴，配合三阴交、阴陵泉四穴以健脾和胃；太冲为肝经原穴，疏肝解郁；中脘、天枢、大横、气海、上巨虚为治疗腑病之主穴，可理气消胀。

### 3 小 结

赵师从肝脾论治功能性腹胀，治疗多以疏肝健脾为法。偏于肝气郁结者，以疏肝为主，兼以健脾。常选用四逆二陈汤加减配合针刺治疗，药用柴胡、枳壳、白芍、陈皮、法半夏、茯苓、槟榔、莱菔子、酸枣仁、甘草等；穴位多选用中脘、天枢、大横、气海、上巨虚、太冲、期门、章门、太白等。偏于脾胃虚弱者，以健脾为主，辅以疏肝。常选用柴芍六君汤加减配合针刺治疗，药用柴胡、白芍、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等；穴位多选用中脘、天枢、大横、气海、上巨虚、足三里、三阴交、太白、太冲等；均取得良好疗效。

### 参考文献

- [1] 刘波. 功能性腹胀临床近期研究进展[J]. 内蒙古中医药, 2017, 36(Z1):220~221.
- [2] 刘颖. 针刺治疗脾虚肝郁型功能性腹胀的临床疗效观察[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第一作者:**吴世英,女,2012级本硕连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针灸推拿康复

**通讯作者:**赵瑞成,男,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针灸的临床应用,E-mail: ZRC20070822@163.com

(收稿日期:2019-07-23)

## 强宝全固本调神针法治疗急性尿潴留验案1则

高 琨<sup>1</sup>,强宝全<sup>2</sup>

1.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0193;
2.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天津,300120)

[关键词] 急性尿潴留;固本调神针法;强宝全;验案

[中图分类号] R277.54<sup>5.5</sup>,R246.1 [文献标识码] B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0.05.038

急性尿潴留(acute urine retention,AUR)是临床常见的急症之一,多见于老年男性。其起病急骤,发病时膀胱内充满尿液而不能排出,患者常胀痛难忍,有时部分尿液可从尿道溢出,但无法减轻下腹疼痛。西医治疗一般采取导尿术以引流尿液,但该治疗方法易引起患者不适泌尿系感染,且临幊上有部分患者无法接受<sup>[1]</sup>。强宝全系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笔者(第一作者)有幸跟师学习,获益匪浅,现将其针刺治疗急性尿潴留经验介绍如下。

赵某,男,75岁,2018年6月15日初诊。主诉:突发小腹胀痛伴排尿困难1d。患者诉6月15日凌晨服用利尿剂(呋塞米,具体剂量不详)后感寒,晨起出现小腹胀痛伴排尿困难,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彩超示:膀胱内残余尿量667ml。患者拒绝插导尿管治疗,遂前往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针灸科门诊就诊。现症见:神清,精神可,小便不通,小腹胀满膨隆,拒按,纳寐可,大便可,舌红、苔白腻,寸关脉沉,尺脉浮。既往史:前列腺增生10年余,高血压病5年余,冠心病2年余。BP 110/90 mmHg,泌尿系超声示:前列腺增生,泌尿系感染,膀胱内残余尿量667ml。西医诊断:急性尿潴留;中医诊断:癃闭(肾虚瘀阻证)。治法:益肾祛瘀,固本调神。针刺取穴主穴:关元、足三里、百会;配穴:中极、水道、外关、阴陵泉、三阴交、中渚、秩边、次髎。诸穴直刺,平补平泻,留针30 min;其中秩边、次髎行快针直刺,轻插重提之泻法,不留针。首次治疗40 min后,患者自诉顺畅排尿约300 ml,后点滴排除;治疗4 d后,自诉胀痛缓解;治疗5 d后,泌尿系彩超示:膀胱内残余尿量440 ml;治疗8 d后,自诉胀痛消失,且每天尿量达300~400 ml;治疗10 d后,自觉疗效显著;随访1个月,患者情况稳定,未再复发。

**按语:**现代医学认为,本病是由于膀胱肌壁黏膜充血、水肿,或疼痛反射使膀胱紧张过度及感受性降低甚至麻痹,或由供应膀胱和其括约肌的中枢和周围神经发生病变,产生膀胱支配神经阻滞,导致输尿管平滑肌和膀胱逼尿肌或括约肌神经控制失调,加之患者心理因素和不习惯床上大小便等原因,从而使排尿功能消失<sup>[2]</sup>。

本病属中医学“癃闭”范畴。据《素问·标本病